

## 复辟有功的石亨常向皇帝使小性子

11

鲍志娇 著  
漓江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有政治的地方，就会有特务。特务头子也是人，他们中有正统恶棍，也有民族英雄；有精致流氓，也有抗日情报专家。有明一代，先后有四大特务机关——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，本书通过明朝十大特务头子的惊悚经历，描绘出一部波澜壮阔的明朝政治、社会的历史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也先在喜宁的出谋划策下，决定让朱祁镇成为他的倒插门妹夫。朱祁镇坚决拒绝了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国。

## 趣说历史

午夜时分，袁彬久未眠，信步走至院中。他想到被囚在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深夜无眠。这是公元1457年(景泰八年)1月16日的一个黑夜，袁彬五十七岁，太上皇朱祁镇三十岁。景泰帝禁止任何人去探望太上皇，将太上皇与世隔绝。自大漠回来后，袁彬只被封为锦衣卫百户，级别低微。他得知太上皇生存艰窘，其宫门日夜上锁，锁芯灌铅；送去的食物多是酸腐的；同被幽禁的钱皇后时常缝些针线活儿，请侍卫送出去换些吃食儿。袁彬听说后，几次落泪，可又无法将钱物传递进去。

袁彬担心太上皇朱祁镇会在某个暗夜里被秘密处死，越发忧愁起来，望着忽闪的孤星发呆。他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在几公里外的一个黑院子里，有一个人也在望天。那是个天文地理学家，对暗影里的一群人说，今夜最当行事。

众人一听，俱各欢喜。但喘口气，那人又说，成，则人，不成，则鬼。凌晨一点多钟，这伙人离开院落，悄悄潜入紫禁城的各个门禁处。他们以保卫皇宫之名，收集钥匙。显然，这是一群各有特权的人。凌晨两点多钟，他们齐聚长安门，已有一千多名禁卫军等在那里。观天象的那人，用钥匙打开城门，把在城里面值班的侍卫惊得目瞪口呆，禁卫军队伍匆匆而入，城门被悄然关闭，侍卫被控制住。

这一伙人奔着位于东华门的南内一路疾行。此时，袁彬还在自家小院中彷徨。他想到太上皇的艰苦情况，一行热泪，不禁潸然而下。而此期间，紫禁城中的那一大群人已至南内，正抬着一根巨木撞门墙。门墙

毫无反应，众人不敢再撞，一些身手好的禁卫军翻墙而入，在里面凿墙。外面的人在外面凿，一段墙面即成断壁残垣，众人从大洞涌入。宫内寂寥冷清，只有一两个太监，怯怯不敢上前。太上皇朱祁镇醒来多时，他一个人举着灯火走出。他语调镇定，问道，何人？

历史就在这一刻改变了。

袁彬在天未亮时，就走出家门，奔向紫禁城。他心里烦躁，想在上班前再到南内去看看，哪怕隔着门墙看一眼也行。然而，让他惊讶的是，内城全面戒严，禁止走动。上午九点钟左右，四位面无表情的侍卫亲兵，要袁彬马上随他们入宫。袁彬心神不宁，当他瞥见太和殿前的汉白玉栏杆时，不由得心跳加速。

进入大殿，袁彬仰头一看，坐在殿上的人不是景泰帝朱祁钰，而是太上皇朱祁镇。

原来，昨夜撞开南内宫墙的人，是偷偷迎请太上皇复位的人。他们中有提督京师团营的武侯石亨，有锦衣卫佐理卫事兼镇抚理刑门达、锦衣卫统领官逮良，还有禁卫军都督张辄。那个观天象的人，则是副都御史徐有贞。负责在内廷接应的，是太监曹吉祥。他们之所以冒着被碎尸万段的危险潜入南内，并非出于光明磊落的想法，而是得知景泰帝病重，想迎回太上皇获得功赏，所以才行“夺门之变”。

朱祁镇第二次登上皇位，他弟弟朱祁钰一觉醒来，惊悚地发现，他这个景泰皇帝，失业了。朱祁镇改年号天顺，封赏了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、门达、逮良等“夺门”功臣。袁彬虽然没有去“夺门”，但依然荣官厚禄，在短短的几天内，朱祁镇便给予

他连续擢升，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锦衣卫官员。

这天袁彬进宫面圣，他想请皇上把商辂的府邸赐给自己。朱祁镇当即允准。商辂是前内阁首辅，因辅佐景泰帝，被朱祁镇撤职回乡，没收房产。袁彬的老宅实在过于破败，更重要的是，他马上即将二婚，才想到要这处宅子做新房。

原来袁彬的发妻去世后，他又选中了家中一位林姓女眷，他想要一处新宅子来配他的新娘子。结果商辂的这所宅子并不如想象中的富丽堂皇，而且潮气很大。袁彬不满意，又请皇帝赐建一所新宅。朱祁镇毫不犹豫，当即派人搜罗了一批能工巧匠给袁彬设计房屋结构。待府邸建成，正式举办婚礼，皇帝又大行赏赐，还请孙太后派一个最亲近的娘家人为袁彬做婚礼主持人。孙太后特派弟弟前去操持。国舅亲自主婚的消息一经传开，顿时引起轰动。

袁彬新婚不久，一日，皇帝问他，“夺门”之功可夺天否？袁彬立刻明白此问的深意。

近来，皇帝正为夺门“功臣”石亨和曹吉祥而烦恼。皇帝复辟后，封石亨为忠国公；提拔曹吉祥为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并掌特务组织东厂，还总督三大营。但他们总不满足。石亨要么不见帝，每见帝就必有所请，帝偶有不应，石亨就当众使小性子；曹吉祥也日夜惦记着皇帝的家底。所以，皇帝很闹心。

袁彬遂道，“夺门”非夺天。而且更大的问题还在于“夺门”二字暗含着皇帝即位渠道的非正统性。朱祁镇深以为是，传旨下去，此后奏疏中不得见“夺门”字样。

此日出宫后，袁彬开始严密监视石亨和曹吉祥。他发现：昔日将天子从南内迎回的人，共一千多，但石亨却滥冒保荐四千多人，多为京畿武官，而这些武官的下属兵将足有十万，可一夜包围紫禁城。

3月末，袁彬又追查石亨强占民田民房的线索，石亨的府邸，高大逾制。其间，袁彬还发现，石亨的心腹、现任兵部尚书陈汝言挪用官款，贪污颇巨。袁彬把证据统统罗列给皇帝朱祁镇看，皇帝心疼得下巴歪到一边去。

8月份，负责跟踪石亨的侄子、定远侯石彪的锦衣卫行动小组，发现石彪镇守大同后，不断招兵买马，有起兵迹象，便由流动特务站报知袁彬。袁彬随即呈上调查报告，向皇帝分析，石彪在大同，石亨在北京，一远一近，一里一外，万一联合瓦剌军一起攻打京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皇帝急命逮捕石彪及党羽。

很快，袁彬收集到石亨“招权纳贿”的罪状，石亨被勒令下岗，他所滥冒保荐的四千多人，也先后被勒令停薪停职。后来，石亨被锦衣卫捕入诏狱，不久即死，其侄被砍杀。

有嫉恨袁彬的人说，是袁彬命刀工娴熟的锦衣卫统领官，用一种特制小柳叶刀，把石亨的臀大肌切成整齐的薄片。然后，就像蘸芥末一样蘸以毒汁，强喂石亨吃下去。还有人说，是袁彬命诏狱员工取粗长的大铁链，把石亨像缠绷带一样从脖子缠到脚踝，密不见缝，然后置于火上煎烤。铁链取下时，石亨完整的身躯刹那蹿空而碎，化成一股灰。

对此热议，袁彬保持一贯的沉默。接下来，他还要收集曹吉祥的罪状。

## 沫丽丽在结婚当天出车祸去世了

11

陈晨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故事在三个合租的男生之间展开，身高163cm的广告公司职员封新、身高175cm的自由摄影师肖宇，以及身高185cm的空少麦文杰。三人在各自生活中邂逅着一段又一段看似不可思议的生活故事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为着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和理想而奋斗。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你和我，在生活中不断地迷失、寻找、失去，并获得难能可贵的珍宝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庞轶坦白自己不喜欢女人，要求沫丽丽和自己假结婚。沫丽丽想起在孤独贫寒中离世的妈妈，同意了。

## 都市爱情

肖宇从工作室回到家中，封新和麦文杰都不在家，他百无聊赖地走到厨房，拿出一罐可乐，坐在沙发上边喝边发呆。

这时，熟悉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是沫丽丽来了。没等她敲门，肖宇就拉开了门，懒洋洋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来送这个。”沫丽丽从包里拿出一张白色的卡片递给肖宇。这是一张精致的结婚请帖，纸张考究，上面还贴着白玫瑰的干花花瓣。打开来，里面是纤细的楷体字——新郎庞轶，新娘沫丽丽，谨定于公元2012年10月25日在××酒店举办婚礼，恭请肖宇及工作室全体成员光临。

“……恭喜你，没想到真成了。”也许是因为激动，肖宇把话说得结结巴巴的，“庞轶怎么没来？”“我想一个人告诉你这件事。”沫丽丽看着肖宇，认真地说。肖宇看着沫丽丽的眼神，突然眼睛一酸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没几天，庞轶答应给沫丽丽的服装店悄无声息地开张了，沫丽丽没有告诉别人，所以那天没有仪式，也没有前来道贺的朋友。略显冷清的店门口，只有沫丽丽和庞轶两个人。“开心吗？”庞轶低沉的声音透着一股迷人的性感。“嗯。”沫丽丽点点头。她忽然想起来，从认识庞轶到现在，他说过话，没有一句是食言的。她又想起以前的恋情，她和男朋友出去约会，对方连带她去一顿麻辣烫都嫌贵。他们在家看电影，男朋友却丝毫不关心电影剧情，只想和她上床。那些男人满嘴虚伪的谎言，她曾经的爱情不过都是流水，哗

哗而过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只有他。沫丽丽想，他关心自己的一日三餐，他对自己相敬如宾，而在未来，她和自己打赌，这个男人不会抛下自己不管。

庞轶去了公司，沫丽丽一个人发了很久的呆，回过神，天已经黑了。她决定出门，给庞轶买一个结婚礼物。她叫上伴娘赫小祺，一起去了西湖边的名品街。街边奢侈品牌门店的装修简洁又冷酷，却被她们当作游乐场，兴致勃勃地逛了一家又一家。

最后，在一个被白色灯光打得璀璨的玻璃橱窗里，沫丽丽看到了那枚胸针，它静静躺在黑色底座的细密绒毛上，顶端镶着一只用细小钻石组成的翅膀，低调，却很别致。

“就这个了。”沫丽丽很肯定地对赫小祺说。“真好看，哎呀，也真贵。”赫小祺啧啧说道。沫丽丽点点头：“嗯，幸好我的卡够刷。”

“庞轶给你的信用卡额度只有这个数？”赫小祺毫无心机地问道。“不，我要用我自己的钱买。我所有的积蓄，都在这张卡里。”沫丽丽把一张表面划满刮痕的银行卡从包里抽了出来。这张卡里，是她开网店卖一件衣服才赚10块钱的积蓄，是她离家后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积蓄，是她夏天连空调都舍不得开，每天只吃5块钱盒饭攒下来的积蓄，是她的全部。

当她刷完卡，在账单上签字的那一刻，她觉得过去那个住在出租屋里，穿着廉价衣服的女孩，终于不再存在了。她一点都不留恋。

然而，当你以为我们的人生，或者我们生活中那些悲喜交加的剧目

离终点还很漫长的時候，你不会知道，其实你早已站在了终点线上，所有的迷局都已注定。就如同10月25日，沫丽丽婚礼那天，上帝早就决定要导演一场真正的毁灭，然后把所有故事都画上句点。

10月25日，婚礼当天。华鼎山庄里，庞轶早已穿戴完毕，他穿着白色的西装，安静地坐在书桌前。他拉开抽屉，拿出了一本陈旧的写字本，轻轻抽出了那张夹在封底的照片。照片上，是法国南部一个普通的小城，两个男孩眯着眼睛，在阳光下笑着。“我要结婚了。”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。这一次，他不再觉得绝望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。他走出房门，坐进了那辆加长的黑色轿车，往酒店出发，他的左边坐着沫丽丽。伴娘赫小祺坐在前面的副驾驶座上。

车开出去不久，沫丽丽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摇了摇前座的赫小祺，小声说：“糟了，那枚胸针我忘记拿了。”“算了，”赫小祺犹豫着说。

“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拿。”沫丽丽坚定地说。“怎么了？”庞轶疑惑地靠了过来。“丽丽忘带东西了。我回去拿吧，等一等，我拿一下手机……”赫小祺正在低头找手机，突然，刺耳的刹车声刺向她的耳膜。她惊愕地回过头，车外，穿着白纱的沫丽丽，正被一辆快速行驶过来的吉普车撞飞，倒在了路旁……

市一医院，走廊里，人们惊讶地看到一个英俊的新郎，抱着浑身是血的新娘冲进了急诊室。新娘的头部在流血，鲜血顺着她苍白的脸，染红了她胸口洁白的婚纱。她被推进了急诊室，其他人被拦在了外面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她为什么要下车？什么胸针要回去拿？”大颗的汗珠从庞轶的额头上渗了出来，他的神志已经有点恍惚。赫小祺哭成了一个泪人，抽泣着说：“是她给你买的结婚礼物……说要在婚礼的时候给你戴……”

庞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瘫软地靠在墙上，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是一片让人窒息的宁静。他抑制不住，嚎啕大哭起来，他的眼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，他一点都不想停下来……

三天后，沫丽丽的告别仪式在市郊的殡仪馆里举行。

告别大厅里，只有不到十个人。她安静地躺在白色鲜花包裹的冰床上，肖宇看着她现在的样子，有一种错觉，这一切，都是假的，是沫丽丽为了骗自己而导演的一场恶作剧。但事实是，半小时后，她将被推进焚烧炉里，化为一堆灰白色的骨灰。他从来没想到，追悼会是这样平静的，没有人哭天抢地，也没有成簇的画圈，所有人都是安静地来，然后安静地离开。从此，世界上再也没有沫丽丽这个人，就像她从未来过。

肖宇觉得自己不能再深想下去，他压下了这一切，再不想去沫丽丽对他而言是什么样的存在。他走到庞轶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我可能要离开这里很长一段时间，去香港读书。”庞轶淡淡地说：“和你告个别，以后多保重，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，可以找我。”

庞轶并没有告诉肖宇自己读的是神学院，他将会是神父。肖宇并未细问，他们就这样告别，再也没有见过。